詩耳

大字宋刊

詳註

五經備旨讀本

詩共六冊比三二

本書內容

易經
詩經
書經
春秋
禮記

考據經史者不可不讀

本書在國學上為最古之書凡古代哲學文學政治經濟禮俗等無不廣為齊備適合現代中等以上學校之讀本其中註釋精審文字淵博誠研究國學之善本也

研究國學者不可不備

上海大成書局發行

寄傲山房塾課纂輯御案詩經備旨卷之三

霧閣鄒聖脉梧岡氏纂輯　男庭猷可庭氏編次　孫景鴻聯章　克襄氏訂狝

文王大明緜三詩皆周公所作以戒成王者後世因諸侯朝見燕享必工歌以致儆此大雅所以爲大政也黃佐棫樸序言文王能官人次章言助祭三章言行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徐與喬

葛屨全旨

二章不平上章直指其褊急之事下推其所以刺之者正以其褊急之故也此詩本以刺褊急但褊急却自儉嗇中來故詩并及之只首章旨○此四句言其使女之非宜下言其當以褊急爲主服之之急也葛屨履霜女手縫裳皆處之失宜者故以爲興勿分要襋二句爲儉嗇摻摻二句爲褊急須重女字上蓋已廟見爲婦未收秩薪材以其百祀之薪燎所謂薪之也大宗伯以燔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所謂燔之也孔穎達

魏一之九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狹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爲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

糾糾葛屨

糾糾繚戾寒涼之意夏葛履冬皮履

可以履霜摻摻女手

摻摻猶纖纖也女婦未廟見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

可以縫裳要之襋之

要裳要襋衣領也

好人服之

興也○好人魏地狹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猶大人也

此刺心之褊急也曰禮貴於中不可過於儉也吾於今有感焉彼葛屨用於夏宜也今糾糾之葛屨乃可以履霜用之非其時矣娶婦三月廟見然後以執婦功也今乃以之縫裳使之非其禮矣凡裳皆統於要又使之治其襋焉適要襋方成好人遂用而服之者不俟其要襋之畢者焉是何其褊急之若是也

好人提提

提安舒

宛然左辟

宛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必左

佩其象揥

揥所以摘髮用象牙爲之貴者之飾也

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賦也○言他無可刺維是褊心可刺

宛然是好人也自其外而觀之提提安舒而進止之有度宛然左辟而遜讓之有節其容貌之美有如此摘髮之揥以象骨爲之佩之於身所以備其用也其服飾之盛有如此者以是而觀之若無可刺矣惟其使女之急要襋既成而遂服之則其心之所存過于褊急而畧無寬裕之意故是以爲刺而葛屨之詩作焉不然儉亦美德何以刺哉吁是可以觀俗矣

葛屨三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此詩三章總是刺其有貴人之容而無貴人之度也公族比公行公路爲貴詩意自己而重

三章同旨○興上四句二彼字相呼爲興沮

彼汾沮洳

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溼之地

言采其莫

莫菜也似杞葉厚而毛有長刺可爲羹莫

彼其之子

即下公路

美無度

美就容儀修整言無度言不可以尺寸度也

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興也○殊異猶言不同公路者掌公

汾沮洳全旨

此詩三章總是刺其有貴人之容而無貴人之度也公族比公行公路爲貴詩意自己而重

三章同旨○興上四句二彼字相呼爲興沮洳界下一方一曲皆見隘狹無多不當與小民爭利意采莫采桑采貴未必貴事特借言

得專征伐以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也孔鮒六師即六軍也周家六軍始于此孔穎達上有雲漢以煥天文下有周王以作人文亦見天之所以爲天其章也無爲而爲也文之所以爲文其作也不作之作也沈守正

以見其鄙嗇而親利也美以容貌言無度不可放舉也如英儀表英華也如玉容止溫淑也丞路丞行丞族貴以漸而進殊異者量不相稱也

夫之庶子爲之人稱重於時者以其量勝非區區以容論也彼汾沮洳之地有莫生焉則言宋其莫焉彼其之子列爵丞朝而掌丞之路車自其外而觀之則儀容之修整禮節之舒徐其美不可以尺寸量也然外雖可美而其中之所存者則儉嗇褊急而無寬大之量貴人之態似不如是也不亦殊異乎公路也哉○彼汾一方一方也彼言宋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英華也如英言容飾之間俊逸閑雅若英華之可愛美如英殊異乎公行興也○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掌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彼汾一方則言宋其桑矣彼其之逸閑雅其美誠如英矣奈何中之所存者則儉嗇褊急而計較於分毫殊異乎公行之度矣不亦深可惜哉○彼汾一曲一曲謂水曲流處言宋其賁如車前草賁水烏也葉彼其之子美如玉如玉謂容飾之間縝密溫潤如美玉可寶美如玉殊異乎公族興也○族拳公之宗族音權彼汾一曲則言宋其賁矣彼其之子掌公侯之公族而容飾之間溫潤縝密其美誠如玉矣奈何中之所存儉嗇褊急而營于瑣碎殊異乎公族之度焉不亦深可慨乎觀詩所刺而知禮貴得中矣

註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圍中禮也曰貴也丞路丞行丞族貴以漸而進殊異者量不相稱也

註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圍中禮也曰貴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圍有桃全旨

圍有桃其實之殽殽食也言其無政也我歌且謠合曲曰歌徒歌曰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驕是傲世凌物橫於胸臆以歌謠發洩之彼人是哉彼人指當國者是字指國政子曰何其子曰國人指詩人何其指上歌謠言其語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興也勿詞之句言作詩者妄訕國是

圍此憂無政也

註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圍有桃則其實之殽也心有憂思言未則我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爲驕且曰彼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於是憂者重嗟嘆之以爲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小無政也曰天下之憂有漸而未及發者乃其深憂也彼圍有桃其實可爲殽矣況我生小國之中慨法度之弛其憂心鬱結于中則既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我之歌謠而反以爲驕且曰紛更非小國之利而崇簡實善治之策彼當國者之所爲亦已是矣而子之言亦何爲哉是人情狃於故智而不能灼

圍此憂其國小無政也曰天下之憂有漸而未及發者乃其深憂也彼圍有桃其實可爲殽矣況我生小國之中慨法度之弛其憂心鬱結于中則既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我之歌謠而反以爲驕且曰紛更非小國之利而崇簡實善治之策彼當國者之所爲亦已是矣而子之言亦何爲哉是人情狃於故智而不能灼

二章一意以憂字爲主上四句發其國小無政下嘆人不知其可憂也二章同旨○興上四句以實之殽興心之憂心憂憂其無政就綱紀紊亂法度廢弛上看憂存於中發之歌謠有借以隱諷國家意不生存時未稱王以前作也孔穎達

葛藟縈于樛木衆妾附后妃之仁而進此下逮者也葛藟施于條枚文王受先

周王壽考旱麓咏作人曰豈弟惟豈弟故其造就之也遠惟壽考故其涵養之也深朱氏解頤

文王之什惟旱麓不言謚又不言王或當文王生存時未稱王以前作也孔穎達

棫樸咏作人曰豈弟君子作人之道惟豈弟故其造就之也遠惟壽考故其涵養之也深朱氏解頤

文王之什惟旱麓不言謚又不言王或當文王生存時未稱王以前作也孔穎達

祖之功而趨此上承者也蔡下在宮言和在廟言敬然敬爲聖學之本和亦從敬中流出也者爲母道始爲婦道然婦人以敬戒爲主思媚與以慈育之心媚之也者媚皆曰思以心言也徽傳曰音以流傳之風韻言也參舒韻文幾玉安太姜太任太姒皆稱太明皆尊而稱之惟武王以寓己念親之意此意要補出行役泛言不專指征伐

行國是憂無可洩而猖狂出遊也似乎縱肆不羈故下曰罔極

陟岵全旨

通詩以不忘乎親爲主三平看不可以孝友立說各上二句是望親所在下皆想像其親念己祝己之言也此雖說爲親念己之言實一直說下念己祝己二意勿平行役泛言慎有二意一是欲其持身之善一是欲其養生之周三以慎言則所以謹其身者無不至矣

陟岵

陟岵岡皆高處可瞻望者曰字邑姜不稱太姜故也孔穎達

於未然則我心之憂其誰知之乎其誰知之乎然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一則曰驕一則曰何其特未思之耳誠思之則知紀綱不振國乃滅亡將自憂之不暇奚何暇○

園有棘 棘棗之短者 **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 聊且畧之以驕而非我哉辭行國將上歌謠之不足則出遊于國中而爲憂也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 極至也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園有棘則其實可以食也矣況我遇小國而無政則此心之憂歌謠未已且聊以行國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我之行國而反以爲縱肆而無所止極且曰彼當國家之責者其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夫然則此心之憂其誰知之乎其誰知之乎蓋亦未知思故耳誠思之則知無敗之致敗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奚何其不思也哉

園有桃三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兮 山無草木曰岵 **瞻望父兮曰嗟予子行役** 父曰是想父念己說行役泛言 **夙夜無已上慎旃哉** 旃訓之字 **猶來無止** 興也○猶來者不敢必之詞來是歸來止謂止彼不思歸也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于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

箋 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吾之行役于外也去親遠而音問疏殆有不能爲情之甚者於是陟彼岵矣以瞻望吾父之所在而思念之情恆於岵焉寄之矣因思父之在家也蓋不念我而視之乎吾想父必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誠可憫也然遠行易以犯患惟慎處斯可得全尚其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父之愛子其情必如此矣我以父之心爲心而瞻望之無及安能已於思哉

陟彼屺兮 山有草木曰屺 **瞻望母矣母曰嗟與季行役** 季少子也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 **夙夜無寐** 寐亦言無寐 **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棄爲死而棄其尸也

箋 又陟彼屺兮以瞻望其母之其勞之甚所在而思慕之懷恆於屺焉寓之矣夫我之念母如此而母寧不念我乎吾想母必曰嗟乎我之季行役夙夜勤勞不得寤寐誠可痛也遠行易於犯害惟慎守斯可免禍尚其慎之哉猶可以歸來無棄于彼而不來也母之憂子如此我以瞻望之不及安得以忘情哉

陟彼岡兮 山脊曰岡 **瞻望兄兮兄曰嗟**

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亦祇十五唐二十四年傳富辰諫王歷敘文昭詳己然自管蔡迄鄭郇無過十六國而止是雅所云蓋與本支百世子孫千億同一揚厲之詞勿泥其文可也釋在朝者同於隱也要知是不樂仕於朝與見三宋繁言丞侯者二章各上二句是思在野者樂於隱下是欲免宜言丞侯者二章同旨○言十畝之間苟可託身不必多求也桑者老農老圃之屬閑閑泄泄正理亂思齊篇宗廟曰宗丞述文德而推本言之故曰丞參補傳

十畝之間全旨

養老於辟廱則主和故雝雝在宮祀先於明堂則主敬故肅肅在廟孔穎達大雅言文王多推本於天文王篇曰在帝左右大明篇曰天監在下棫樸篇曰爲章於天皇矣篇曰帝謂文王蓋亦式亦又御文之性與天合也不識不知文容嘆美之勿太認眞

案宋子詩此詩謂伐檀之人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則寧甘窮餓而不悔詩人因嘆其爲不素餐之君子蓋全就一人之厲志上說而此詩三章一意各七句分上述其事而推其志末二句承上而美其人也大抵此詩見當時有此廉志不苟食之人故誤爲此事以形

坎坎伐檀全旨

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必偕言與其同儕偕者有兄在也而吾敢以忘兄耶故又陟彼岡兮以瞻望兄兮亦以惠吾之一念惓惓耳吾想兄念我之言必曰嗟乎吾弟之行役夙夜勤勞與同儕偕作偕止不得自如其憔悴亦甚矣哉猶保身之道尤所宜慎尚其慎之哉慎則可以免禍猶可以來歸得與我承膝下之歡無死於彼不來也兄爲弟者其何如以爲心哉盱是可以觀孝矣

上愼旃哉猶來無死賦也○言以養父母作偕止不得自比也**箋**夫我所賴以觀孝矣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兮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桑者閑閑兮**桑者老農老圃不論其爲植桑宋桑也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行與子還兮**賦也○行猶將也子指同仕者還猶歸也**箋**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此賢者恩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不樂仕於朝也曰人之處世莫病於易進而難退今夫十畝之間桑者處焉居於斯則樂於斯往來自如惟意所適何閑閑而自得也惟我與子雖曰爵祿列於朝然與其榮於身孰若無憂於心哉行將與子還歸兮逍遙於十畝之間而與桑者同其閑閑可也何必久居於此哉

○十畝之外兮外隣圃也**桑者泄泄兮**泄泄安舒不迫意猶閑閑也**行與子逝兮**賦也逝往也**箋**十畝之外桑者在焉業於斯則樂於斯往來自如惟志所向可泄泄而自得也惟我與子雖曰出入詔於國然與其安於前孰若無危於後哉行將與子俱逝兮徘徊於十畝之外與桑者同其泄泄可也何必久居於此哉夫用世君子之本心遯世非君子得已賢者與言及此則魏之亂世兆於斯矣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兮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爲車者**寘之河之干兮**干是水厓**河水清且漣猗**漣風行水成紋也猗與兮同語詞也**不稼不穡**稼種之曰稼穡斂之曰穡**胡取禾三百廛兮**是言廛中之禾有三百數廛一夫所居也**不狩不獵**狩亦獵也**胡瞻爾庭有縣貆兮**貆貉類**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賦也○素空也餐食也廛**箋**詩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爲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爲不耕則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之體與天同也以古序爲未得詩旨固已然考孟子之答公孫丑君子不耕而食之問也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朱子往云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則仍節取序說矣故錄鄭呂二說以存古義之大畧云

三章同旨○伐檀句舉其事實之二句言其遇不稼四句體其心末二句贊其人也坎坎言居峽之陽在偪之將則文王仍百里小侯也

文王伐密首以登道岸伐崇先以懷明德即春秋因壘僖十九年之義也朱善三章連書曰自太伯王季即特書曰維此王季知天意在季也天命不可易故太伯能讓天性不可忘故王季能友朱善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乎太伯讓王季之日太伯讓而無迹王季受之無愧此王業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

三章一意總是喻其困於貪殘之政而欲適可樂之所也但上二章末二句以就利言末文王創造於前章末二句以避害言通章俱是託言之比與他比不同

碩鼠全旨

孫丑君子不耕而食之問也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朱子往云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則仍節取序說矣故錄鄭呂二說以存古義之大畧云

三章同旨○伐檀句舉其事實之二句言其遇不稼四句體其心末二句贊其人也坎坎言居峽之陽在偪之將則文王仍百里小侯也

文王伐密首以登道岸伐崇先以懷明德即春秋因壘僖十九年之義也朱善三章連書曰自太伯王季即特書曰維此王季知天意在季也天命不可易故太伯能讓天性不可忘故王季能友朱善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乎太伯讓王季之日太伯讓而無迹王季受之無愧此王業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章末二句以避害言通章俱是託言之比與他比不同

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嘆之以爲是眞能不空食者也者即興覬覦之心而望有不副者遂生怨尤之念魏之君子則不然彼其坎坎然用力伐檀將以爲車而行陸意欲食力於車也今乃寘之河之干焉但見河水清漣而無所用是食力之志勿遂矣他人處此鮮不變其初志者彼則以爲吾之伐檀以食力也猶之稼穡以求禾狩獵以得獸也若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之多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之獸是欲得食者必當爲其事也豈可因不得食而有悔哉夫不以力之不遂者自阻而以事之當爲者自勵彼君子兮有廉潔無求之節而無苟且○

坎坎伐輻兮 車輻也伐木以爲輻也 **寘之河之側兮** 側河之旁 **河水清且直猗** 直彼文之直也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 十萬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獸三歲曰特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食亦餐也 **賦** 坎坎然用力伐木以爲輻將以行陸而謀食力也願乃寘之河之側兮但見河水清且直猗而輻無所用是力之謀不遂矣然其志則不以是而遂自阻也以爲人之謀食者責自盡其力苟不稼不穡而三百億之禾胡以取也不狩不獵而爾庭之縣特胡瞻也吾盡爲吾所當爲而已矣而食不得又奚悔焉是彼君子也謀食不得而志益堅眞能不○

坎坎伐輪兮 輪車也 **寘之河之漘兮** 漘是涯上平坦而下爲水所浸入處 **河水清且淪猗** 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 囷圓倉也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 鶉是鷃屬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賦也○熟食曰飧 **賦** 坎坎然用力伐木以爲輪將以行陸而謀食力也願乃寘之河之漘兮但見河水清且淪猗而輪無所用是食力之謀不遂矣然其志則不以是而遂自阻也以爲人之食力者貴自盡其事苟不稼不穡而三百囷之禾胡以取也不狩不獵而爾庭之縣鶉胡瞻也吾惟盡吾所當爲而已矣而食不得是彼君子也食力不遂而志益勵眞能不素飧者矣又奚悔焉

坎坎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 碩大也鼠食物故比貪殘之人 **無食我黍三歲貫女** 三歲言其久貫習也 **莫我肯顧** 顧念也 **逝將去女** 逝往也將字有欲去之意 **適彼樂土** 適往也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爰於也

碩鼠碩鼠

碩大也鼠食物故比貪殘之人 **無食我黍三歲貫女** 三歲言其久貫習也 **莫我肯顧** 顧念也 **逝將去女** 逝往也將字有欲去之意未去徘徊顧望之意 **適彼樂土** 適往也樂土有道之土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爰於也

此王業所由成也太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爲而不爲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宜也麥在五穀中爲周急繼乏之需禾乃爲之友無以成太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詩人所以再三歎咏於王季也朱善

皇矣篇敘太王曰帝遷明德敘王季曰其德克明敘文王曰予懷明德周之受命於天實世德相承也劉瑾

節南山詩不曰國政曰國鈞見非平其心者不能秉也皇矣詩不曰帝命曰帝則見惟協於天者乃能順也黃文煥

文王征凡七國密昆夷太戎崇須者邪崇始密終崇致附是仁順帝之春生絕三章同旨　物最貪殘者莫如鼠故以爲比食我黍即其貪處莫我願即其殘處逝將二字有欲去未去徘徊觀望之思樂土只無食吾何以堪命耶吾今逝將去爾適彼樂土是樂土也無害人之鼠而吾之有黍得以收而蓄之亦得以賚而用之不亦爰得我之所乎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麥在五穀中正當四月困窮之時三歲貫之友無以成太苗尚在秀而不實之際食及於此毒亢甚矣德者殫人以供主不念其惠勞者竭力以奉命不恤其勤得我直者久屈而乃得伸誰號者安處而免呼搶矣

【註】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之也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言大鼠害已而去之也【音】爲天碩鼠碩鼠尚當節爾之貪而無食我黍焉然使其爲害也淺猶可以少安今三歲之久習困於女女猶縱其所欲而不顧焉吾今逝將去爾適彼樂土是樂土也無害人之鼠而吾之有黍得以收而蓄之亦得以賚而用之不亦爰得我之所乎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四月困窮之時三歲貫女莫我肯德德恩也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比也○直猶宜也【音】碩鼠碩鼠無肆不仁之毒以食我之麥爲且我之貫毒於爾也經三歲之久則其德亦深矣夫何不以我爲德其所肆毒於我者猶未艾也我將如之何哉逝將去爾而適彼樂國也是樂國也無復有遺患於我而使之屈抑不伸者不亦爰得我直乎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肯勞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爲勤勞也逝將去女適樂郊彼國之郊外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比也國號長呼也言無害已而去之也【音】碩鼠碩鼠爾無縱不仁之禍而食我之苗焉自我之貫當復爲誰承號乎【音】禍於爾也已三歲之久則其勞亦至矣夫何不憫我之勞其所以縱禍於我者猶未已也我又將如之何哉逝將去爾而適彼樂郊焉樂郊既適則無復有害已之患焉使我得以安生而樂業豈復爲何承號哉夫貪殘之政使人欲去其國此魏之所以不可爲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

唐一之十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於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樸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今在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蟋蟀在堂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歲聿其莫聿遂也莫晚也今我不樂樂如宴飲去除之樂日月其除去除也無以大康太康過於樂也職思其居職主也職思見思皆吾職也居指農事言好樂無

忽是義順帝之秋肅此即文王之武功參程子輔廣就文王伐密而作程邑伐崇而作看勿以末章總承豐邑非貪其土地也人歸益衆豈舊邑所能容也讒劉蕡嚴絫崇侯譖文王而文伐之疑於報私怨者然虎倡紂爲不道乃天人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嚴絫大王遷岐疑於畏狄不知眷西與宅天固與以安民之地也王季受讓疑於不友不知篤慶順比天固授以安民之任也文王伐崇伐密疑於自私不知以對天下以順四方無非求民之莫類禡造舟靈臺辟廱皆文王未王時事後以爲天子之制者尊也錢天錫

蟋蟀全旨

此詩三章一意通以勤儉爲主上四句言歲晚務閒乃敢宴飲爲樂固勤儉也下四句方燕樂而起相戒有憂深思遠之意亦勤儉也此依方山之說勤儉二字不可分屬三章平看勿以末章總承

首章言○上四句感時以爲樂下相戒以節時勤動看日月其除就務閒之日月言言過此農時復興不暇爲樂此便有憂思意無已太康相戒之辭承上起下職思其居凡農桑等項職分當爲者是荒字與康字相應瞿瞿不敢以自寧焉則危亡之禍可免而今日之樂亦可繼矣使職居之不思而淫樂以遏夫豈治家之道哉○蟋蟀在堂歲聿其逝去也

今我不樂日月其邁邁亦去也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平常思慮之也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賦也蹶蹶勤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

蟋蟀在堂歲忽已逝矣及今不樂日月其邁而農務又以時舉而不遑爲樂矣然人情易溺樂欲易至無節今日之樂得無已過而太康乎彼所治之外有當盡之餘功古之良士爲之備者悉已盡亦顧念其所治之餘乎變出於思慮不及者皆孰思以辨之使雖好樂而無荒湛之失若彼良士之敏於趨事蹶蹶然不敢以自寧焉則外患可弭而今日之樂亦可繼矣安可耽樂是從哉○蟋蟀在堂役車其休役車牛車也休是休息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息矣

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慆是過也無已太康職思其憂憂思好樂無荒良士休休也

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蟋蟀在堂役車亦已休矣及今不樂則日月其慆而農事又因時而興矣是故不可以不樂矣我樂不可極得無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荒之所憂而出於臨時不及辨者思患預防而深爲之戒使雖好樂而無是若彼良士之樂而有節有遠慮無近憂休休然而優其安斯可矣豈可耽樂而忘之哉夫始相與以爲樂遠相戒以節樂唐民勤儉如此非先聖遺風之遠耶

蟋蟀三章章八句

荒良士瞿瞿賦也○良士泛言一箇長慮的人瞿瞿却顧貌

注 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宴飲爲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爲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宴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爲樂然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安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已不至於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唐俗勤儉云云燕飲爲樂故作此詩意謂民生固不可無及時之樂又不可無極樂之防彼蟋蟀之爲物雖微而天時之變遷可驗當今蟋蟀在堂歲忽已暮若及今不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又將有事於農而不暇爲樂矣然人情易溺以爲之慮者周矣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凡夫日用之常而爲吾人之所當事者皆競業以思之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耽之失若彼良士之長慮却顧瞿瞿然去矣使職居之不思而淫樂以遏夫豈治家之道哉○蟋蟀在堂歲聿其逝

蟋蟀在堂歲忽已逝矣及今不樂日月其邁而農務又以時舉而不遑爲樂矣然人情易溺樂欲易至無節今日之樂得無已過而太康乎彼所治之外有當盡之餘功古之良士爲之備者悉已盡亦顧念其所治之餘乎變出於思慮不及者皆孰思以辨之使雖好樂而無荒湛之失若彼良士之敏於趨事蹶蹶然不敢以自寧焉則外患可弭而今日之樂亦可繼矣安可耽樂是從哉○蟋蟀在堂役車其休役車牛車也休是休息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息矣

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慆是過也無已太康職思其憂憂思好樂無荒良士休休也

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蟋蟀在堂役車亦已休矣及今不樂則日月其慆而農事又因時而興矣是故不可以不樂矣我樂不可極得無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荒之所憂而出於臨時不及辨者思患預防而深爲之戒使雖好樂而無是若彼良士之樂而有節有遠慮無近憂休休然而優其安斯可矣豈可耽樂而忘之哉夫始相與以爲樂遠相戒以節樂唐民勤儉如此非先聖遺風之遠耶

文王也張子左傳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以歸入最終晉侯以歸舍諸靈臺是此臺也哀二十五年衛侯築靈臺於藉圃竊其名也劉瑾

下武言武王繼下武言武王繼三后文德以明服事之心有聲只爲思居思憂也庭內乃樂之地鐘鼓乃樂之器酒食乃樂之需鼓瑟正所以享此酒食也喜樂永日亦串二日字將思居思外思憂之心一齊放下且管行樂一邊是偷是保入室正其愈深愈憂者也

山有樞全旨

此詩恐其過於勤儉而憂思之太甚故解之正勸其及時以爲樂也註曰憂愈深而意愈舍諸靈臺是此憂者蓋前以職業爲憂此以死亡爲憂方主前處以死爲憂豈不愈深言雖欲樂而情實迫切有得一日過一日意思豈不愈壓但此意須於言外見之三章同旨○以地所有與人當樂所樂四有字相呼爲興各章重末句念及生死則職業之憂可緩也衣裳車馬由勤儉所得弗曳等言武王繼文王武功以存救民之志朱善

武繼也下猶後也言後人能繼祖者維周家最大也康成孔穎達說

揚之水全旨

首二章言沃强於晉而樂爲之臣末二章言沃將傾晉而欲爲之隱作此詩者蓋曲沃之黨非舉國人也

揚之水全旨

首二章言沃强於晉而樂爲之臣末二章言沃將傾晉而欲爲之隱作此詩者蓋曲沃之黨非舉國人也

王者之事業莫大於信信則天下心服而王也時邁曰允王維后酌曰實維爾公允師皆言成王之字也參嚴絜王志長說

遹追來孝文御宋集傳云國人將叛晉而歸沃故作此詩聞王之孝也永言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民爲之隱而欲其事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樞莖也今刺榆也**隰有榆**榆白粉也**子有衣裳弗曳弗婁**曳牽也婁亦曳也**子有車馬弗馳弗驅**走馬曰馳策馬曰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宛坐見貌愉樂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是愉取之以爲己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以爲樂者今夫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況子有衣裳可以享一也子有車馬可以代勞也苟當此歲暮之時有是衣裳而弗曳弗婁以爲樂有是車馬而弗馳弗驅以爲樂吾恐一旦宛然以死而衣裳車馬他人將取之以爲己樂矣然則今日之樂惟恐其不盡也徒憂亦何益哉

山有栲栲山樞也**隰有杻**杻檍也**子有廷內**庭內可樂之地**弗灑弗掃**有延接燕飲意**子有鐘鼓**鐘鼓是爲樂也○保

註山則有栲矣隰則有杻矣況子有廷內可以陳饋子有鐘鼓弗鼓弗考一旦宛然而死廷內鐘鼓他人將保之以爲己有矣然則今日之樂惟恐其不及也徒憂亦何益哉

山有漆漆水名漆樹名**隰有栗**栗木名可以造木器**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酒食鼓瑟不平何爲哉

何不二字貫下三句日字即歲暮之日君子無故琴瑟不離于側也

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興也○入室樂

註山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況子有酒食可以喜樂而永日者也何不及此無事之時日相鼓瑟以享是酒食且以喜樂而洽燕飲之歡且以永日而盡今日之情乎若徒深憂過計而不爲樂恐一旦宛然以死則他人入室將取之琴瑟以樂子之酒食矣且可不及時以爲樂乎夫憂及於身後之事而相勸以想生前之樂則其憂愈深而意愈切此唐風之厚也與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鑿鑿是嶢巖貌**素衣朱襮**素衣是諸侯朝祭之服襮繡領也諸侯之服繡繡領而丹朱純**從子于沃**于指桓叔也沃曲沃**既見君子**既見是未見而預道之詞君子是指桓叔**云何不樂**比也○實强盛可依賴意

註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盛强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嶢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於曲沃且自喜其

孝思武王之孝也朱善四方來賀如西旅貢獒越裳獻雉曹伯來朝肅慎來賀也徐與喬

而樂從桓叔與歐陽修蘇轍之說同惟嚴粲詩緝以爲昭公時晉人之心尚未渙散其樂從伏者沃之黨耳作詩者設爲國人相語之詞其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正所以泄沃黨之謀而非叛晉者之所自作也其說亦似近理故姑存之以備一解

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武王盡君道也鎬京辟廱無思不服武王盡師道也朱善允文文王而有此武功所以開武也桓桓武王而鎬京○廱所以終文也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王之武非不足於文也參劉瑾朱子說

之成也蓋是時晉衰沃盛民知昭公之不振不樂也

君子而無[illegible]此沃强晉弱國人將叛而歸之也曰人情向背每視國勢之盛衰今日之勢有在矣彼石本生於水也今悠揚之水其流緩弱而以石之在其中者鑿鑿其巉巉矣然則曲沃本生於晉也今晉微弱而曲盛强何以異於是哉夫衰則不足恃賴盛則可爲依歸故素衣朱襮諸侯之服非沃之有也我將以此服從于於沃苟既見君于則依歸之欲遂矣云何而不樂哉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比也朱繡即襮也

彼悠揚之水其勢緩弱而白石則皓皓而崢嶸矣然則晉之弱而沃

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比也

皓是曲沃邑

君子指桓叔

[illegible]

鄭鄭水清石見之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伐商作編而王業成文王求寧觀成以始武武王翼子詒孫以終文郭歆公劉遷豳厚民之道備焉故公劉又章皆冠以篤文武遷豐鎬君人之道盡焉故有聲入章均頌以烝彙參思文頌德祭祀時所奏故語簡而旨深生民述事受釐時所歌縣詩云民之初生則本由太王而興生民詩云厥初生民則本由后稷而起王安石天生稷以養民稷教稼穡以相天故以功封邰至武王有天下以周郊因稷而致尊之以配天曰后稷肇祀敬天也蘇梁

綢繆全旨

三章無分首是婦語夫次是夫婦相語末是夫語婦全要摹寫他喜幸意

三章同旨○興嘆雖因所事亦取註中兩見而旨深生民述事受釐時所歌縣詩云民之初生則本由太王故詞詳而文直雅頌之體不同也參吳儀張所望說

三章同旨○興嘆雖因所事亦取註中兩見字爲妙方事而見星興過時而見婚也三星故有驚疑喜慰意子兮二句欣喜之甚有心欲達而口難喻也

杕杜全旨

二章一意俱五句分上是自傷其孤特下是求助於人也詩柄已盡括此章之意

綢繆束薪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在天三星是心宿之象也三星鼎立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良人婦稱夫也子兮子兮自已言如此良人何興也○猶云不能當此良人也賦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也賦此男女得遂婚姻而喜幸之也曰婚姻者人道之常過甚而自憂之詞也賦時而後得遂其慶幸若甚矣今觀其婦語夫之詞有曰吾方綢繆以束薪也仰見三星之在天則建辰之月矣今夕不知其何夕而忽見良人之在此乎於是志願既遂又以心所慶幸者而自謂曰子兮子兮以今夕而得此良人誠望外之幸也凡情所當盡者必有以○綢繆束芻束芻包草之形三星在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邂逅相遇之意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興也○此爲夫賦其夫婦相語之辭有曰吾方綢繆以束芻也仰見三星之在隅則夜久矣今夕不知其何夕而忽見邂逅之在此乎於是志願既遂又以心所慶幸者而相謂曰子兮子兮以今日而得此邂逅則喜出於望外而同牢合巹恐未足以慶歡忻也其奈如此邂逅何哉誠有不能以自盡者○綢繆束楚三星在戶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今夕何夕見此粲者也或曰文三爲粲一妻二妾也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興也○此爲夫賦其夫語婦之詞有曰吾方綢繆以束楚也仰見三星之在戶則夜分矣今夕不知其何夕而忽見粲者之在此乎於是志願已伸又以心所慶幸者而自謂曰子兮子兮則今日而得此粲者則喜出於望外而飲食歌舞恐未足以盡慤慤也其將奈此粲者何哉誠有不能以自展者矣夫婚姻晚而慶幸深相遇以正而無淫僻之私是猶其風俗之美乎益強盛亦猶椒之蕃條而益蕃也謂非吾人之所深幸者耶夫喜今之盛又嘆後之益盛民之屬望於沃者切矣何晉之衰弱至此耶

椒聊三章章六句

綢繆束薪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在天三星是心宿之象也三星鼎立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良人婦稱夫也子兮子兮自已言如此良人何興也○猶云不能當此良人也賦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也賦此男女得遂婚姻而喜幸之也曰婚姻者人道之常過甚而自憂之詞也賦時而後得遂其慶幸若甚矣今觀其婦語夫之詞有曰吾方綢繆以束薪也仰見三星之在天則建辰之月矣今夕不知其何夕而忽見良人之在此乎於是志願既遂又以心所慶幸者而自謂曰子兮子兮以今夕而得此良人誠望外之幸也凡情所當盡者必有以○綢繆束芻束芻包草之形三星在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邂逅相遇之意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興也○此爲夫賦其夫婦相語之辭有曰吾方綢繆以束芻也仰見三星之在隅則夜久矣今夕不知其何夕而忽見邂逅之在此乎於是志願既遂又以心所慶幸者而相謂曰子兮子兮以今日而得此邂逅則喜出於望外而同牢合巹恐未足以慶歡忻也其奈如此邂逅何哉誠有不能以自盡者矣○綢繆束楚三星在戶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今夕何夕見此粲者也或曰文三爲粲一妻二妾也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興也○此爲夫賦其夫語婦之詞有曰吾方綢繆以束楚也仰見三星之在戶則夜分矣今夕不知其何夕而忽見粲者之在此乎於是志願已伸又以心所慶幸者而自謂曰子兮子兮則今日而得此粲者則喜出於望外而飲食歌舞恐未足以盡慤慤也其將奈此粲者何哉誠有不能以自展者矣夫婚姻晚而慶幸深相遇以正而無淫僻之私是猶其風俗之美乎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杕特也杜赤棠也其葉湑湑湑湑盛貌獨行踽踽踽踽無所親之貌豈無他人不如我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稷以祖配天冬至之郊也稷以功配帝祈穀之郊也故生民詳言教民稼穡之功與豳

旣醉一詩備五福君子萬年壽也天被爾祿富也室家之壼康寧非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合終考終命也然觀其錫祚及意

二章同旨○以特生之杜枝葉可庇與獨行之人寥落無依此反興也踽踽晨晨情不相屬也豈無二句正原其所以爲孤獨不足他人意思嗟行四句以不如兄弟之人而猶以兄弟之誼望之正深於自傷也比以心言乃眷戀之意依以事言有扶持之於子孫又豈獨五福已哉李猶周稱王而旣醉皇鷺兩詩何以皆稱公尸或謂大射以公爲耦公也參朱子朱善說

燕饗全旨

此詩據疏義以爲燕喜其大夫之詞說各二句分上是指其人而致相從之意也或依小序作刺在位不恤民說亦可

典禮云爲人御案朱子以居居究究之文止見爾雅未敢據子者祭祀不爲尸祭統言孫爲王父尸得不指爲卿大夫之服也詳釋居居究究云以解經故云此詩不知所謂然羔裘豹袪不者必非頌美之詞況爾雅之爲訓興於中古在毛鄭之前與其廢斯篇於不解且姑從傳疏以求通似亦可矣

男尸必取同姓適孫女尸必取異姓適孫婦禮

男男尸女女尸又士虞禮云

尸之尊者皆稱公尸或謂宗廟以卿爲尸故稱公其實太王而上不追王公也參朱子朱善說

父兄弟同父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比輔也以心言**人無兄弟胡不佽焉**興也○佽助也以事言

註此無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杕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閔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疏此無人莫親於兄弟以其情義相聯屬也而我獨無之寧無望於人乎彼有杕然有依附之盛矣而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無所親厚曾杜之不若矣然豈無他人可與同行乎哉特以隔形體分爾我不如我同父之兄弟一氣同生情義相維是以雖有同行惟其見踽踽耳嗟此行路之人雖非同父亦同類也胡不憐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菁菁盛貌獨行睘睘而見助使不至孤特而有所恃賴哉**無所倚貌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同姓亦指兄弟**嗟行之人無不比焉人無兄弟無不佽焉**

興**疏**有杕之杜本孤特也而其葉猶菁菁焉有暢茂之盛矣人無兄弟而獨行也**疏**睘睘然無所依倚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可與同行也哉特不如我同姓之弟一本而生情愛相通是以雖有同行而不免於睘睘耳嗟此行路之人雖非同姓亦同摹也胡不憫我之獨行而見親乎胡不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予蓋不能以無望也

杕杜三章章九句

羔裘豹袪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袂也**自我人居居**賦也○維予之故

疏此亦美其大夫之詞曰民固常依願所感何如承上來應居居耳維此大夫以羔羊爲裘以豹皮飾袪蓋粲然服飾之美矣我欲從我人居居於以親炙其光輝焉所以然者豈無他人之可與居哉蓋以予之聞譽彰於人也素○

羔裘豹裛裛猶袪也**自我人究究**究究察其矣我之欲從以居居者此之故耳

豈無他人維予之好賦也好相

疏維此大夫以羔羊爲裘以豹皮爲裛裛然服飾之美我欲從我人究究於以窮究其言論焉所以然者豈無他人之可與究哉蓋以予之才猷備於己也美矣我之欲從以究究者心誠好之耳此見大夫之賢唐俗之厚

推虞祭男女別尸既祔則夫婦共尸矣至祭外神其尸不必同姓尸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自虎通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子職也何食便是王事未已有極則得耕田以供公爲尸蓋祭天地山川得用公爲尸也孔穎達按楚茨詩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焉以其象神故不敢留而繹賓尸於次日尊尸所以尊神也餘常吉

鴇羽全旨

三章一意各五句分上託物而喻其失所下呼天而望其得所也重不得養父母上三章同旨○此詩似興實比比意註自明王也自虎通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子職也何食便是王事未已有極則得耕田以供公爲尸蓋祭天地山川得用公爲尸也孔穎達按楚茨詩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焉以其象神故不敢留而繹賓尸於次日尊尸所以尊神也餘常吉

既醉詩言萬年言景福而必曰朋友攝威儀假樂詩言受祿言百福而必曰百辟卿士媚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孫也假樂詩終以不解於位民之攸塈蓋交泰之時憂在怠荒即皋陶賡歌之意

無衣全旨

二章總是原其所以請命之意而倨慢無禮之狀自寓於其中豈曰一句只是反詞以起下文不必作自夸之詞此乃自述非詩人述

羔裘三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强解

肅肅鴇羽 肅肅羽聲鴇鳥名似雁而大無後趾 **集于苞栩** 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爲皂斗殼可染皂者是也 **王事靡盬** 王事泛看盬不攻緻也 **不能蓺稷黍** 蓺樹也 **父母何怙** 怙恃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曷何也 比也○有所是得 註民苦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鴇之性不樹止而今乃其所止也 註飛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民從征役不得養父母而作也日事親乃人子至蒼天何日使我得其所乎 註情失養非人子得已彼鴇之性本不樹止乃今肅肅其羽集于苞栩之上則反其常性矣亦猶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以王事靡盬爲久役於外不能蓺其黍稷以供子職父母亦何所怙恃哉夫人子以行役之故而使父母無所怙恃失所甚矣悠悠蒼天以愛民爲德也果何時使我休此王事於以耕田養親而歸其所乎○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敢蓺黍稷父母何食** 比也○極已也言王事何時得休息也 註肅肅鴇翼集于苞棘則非其性矣服勞非事而失養民情所堪而今乃以王事靡盬之故久役於外不能蓺黍稷使饔飧弗給而父母無所食焉則其困亦極矣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王事之已于以蓺黍稷而使父母有所食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比也○極已也言王事何時得休息也 註肅肅鴇翼集于苞棘則非其性矣服勞非民情所堪而今乃以王事靡盬之故久役於外不能蓺黍稷使饔飧弗給而父母無所食焉則其困亦極矣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王事之已于以蓺黍稷而使父母有○ **肅肅鴇行** 行列也鴇性羣居如雁自然有行列 **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 即白者也粱粟類也有數色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 **父母何嘗** 嘗食也復其常也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比也○常是故久役于外不能蓺稻粱使饋養無資而父母無所嘗焉則失常亦甚矣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復于職之常於以蓺稻粱而使父母有嘗焉夫以孝養之念近於奉公之役使民至於失所則上失其道矣

鴇羽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 七是侯伯七命其車 **不如子之衣** 子天子也 **安且吉兮** 賦也○安吉承天子之命來 註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

風譜 公劉詩與七月相類然七月言風化公劉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別也陳鵬飛

之也 御案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孔穎達曰就天子之使請衣故云于之衣程子曰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呂祖謙曰劉氏云此之謂變風變之中有美美之中有刺取其一節不兼其義無衣之詩其力足以兼國然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是之取爾至朱子謂此詩君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是爲美吾恐其辨姦諛盜而非所以爲教也斯論可謂卓越乎前儒矣及著集傳則定爲武公所自作就其傲慢之辭以正其篡弒之罪則尤春秋討賊之義也而嚴冢則申穎達之意以爲自桓叔至武公伐晉相攻相逐逾六七十載晉人終不服至是特迫于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豈以武公爲可美哉特武公大夫之意耳于者指天子之使言之此正與朱子辨小序後一說謙

享禮當烹大牢以飲賓公劉詩但云執豕于牢者秋官掌客曰天子之使言人者其事而陰刺之者合也然則以凡禮公劉新至爲美看待曲沃大夫黨惡之情詩人代述其殺禮公劉新至幽地殺禮也孔穎達

請命之辭正所以彰其無君之罪耳二章同旨○豈曰無三字語甚跋扈安非亦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集註

此詩二章一意各上四句言已之勢不足以致賢下言已之心實切于好賢此人好賢人君之宗之即周禮大小宗之制其軍三軍即大國三軍之制徹田爲糧即十一周則迂喻方薄位卑不能恃以行道也彼君子二句是測諒賢者之心恐道不可以大行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 左是東道辟地也 **彼君子兮** 君子指賢者 **噬肯適我** 噬發語辭適是趨就於我 **中心好之** 好企慕之意曰中心見非出於聲音笑貌之間 **曷飲食之** 比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杕之杜生於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

言 意謂賢者未嘗無用世之心而所恃以行其道者則在乎有可爲之勢也以今觀之木之繁蔭可以休息也若有杕之杜生於道左則不足以爲人之休息矣我之寡弱不足爲賢者之恃賴亦猶道左之杕杜也則彼君子者雖以行道濟時爲心然必擇其有可資之勢而後就之也彼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寡弱雖不足以致賢而我中心好之而景仰之誠實有不能以自已者果何自而得飲食之以慰子之心乎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 周曲也道周迂迴之地 **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有杕之杜而生于道周則無可庇覆之資矣我之寡弱不可恃賴亦猶是也則彼君子者安肯顧我而來遊者然我中心之戀戀乎不能忘也果何自而得飲食之以表子之誠乎夫賢不于其勢而惟心之誠好賢之心如此賢者安有不至哉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無衣 此武公代晉賂王作也曰我周自開國以來封侯錫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爲安且吉也

言 命維天子主之今晉國既歸於我則諸侯七章之衣皆我之所宜有也而必請命於王者豈曰無是七章之衣哉特以命之出於天子則有以壓服人心而無得議吾後矣是我雖有衣不如子之衣爲安且吉也此我之所謂也不然我自有之我自服之奚必於請命也

豈曰無衣六兮 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諸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

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賦也○燠煖也亦其可以久也有也而必請命於王者豈曰無是六章之衣哉特以命出於天子則有以杜絕衆志而得保其終矣是我雖有衣不如子之衣爲安且燠也此我之所以請也不然我自有之我自服之奚必請於命哉夫以弒君篡國之人而爲賂王請命之說其倨慢無禮如此擬王反貪其寶玩而許之可勝惜哉

而稅之制周家宗法軍制田賦皆本于此參昭轉下最合曷字有思慮多方必求如願之意蓋自恐不足以致則凡可以致者之無不極其情矣

則君子或不樂就也中心好之承上言雖無致賢之勢而有好賢之心依註加不已二字顯發范處義公劉遷豳當夏葉時則徹法之行實先于助蓋井田始于黃帝公劉參而用之周世樟也

葛生全首

此詩總是一個思念之情前三章即物而嘆其身無所依以見思之切後二章感時而失貢法始于夏禹其心無有異以見思之專首二章同首○以物無所依興人無所依興至末誰與獨處作兩折言予美不在誰與居乎惟獨處耳公戒成王也君子指大臣君指成王則下文爾字無着落吉士夜但夏日長比夜之分數多冬夜長比日之分數多但言其最長者耳末二句見其情之專一意

葛生蒙楚 楚是小木名蒙蔓延之意盛而細蔓延也 蘞蔓于野 蘞草名以栝樓葉家 誰與獨處 與也○獨處是自處也 註 婦人以其夫云云意謂人情甚樂乎相保甚無樂乎相聯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蘞而獨處于此乎 箋 我于君子未歸蓋有不能忘者矣彼葛之生也則蒙于楚蘞之生也則蔓於野是物皆有所依托矣況予之所美依託以終身 ○葛生蒙棘 棘荆 蘞蔓于域 域是墳塋域也 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與也○葛之生也則蒙于棘蘞者獨不在此則誰與獨處乎惟獨處于此而已安能以爲情耶 息止也 註 之生也則蔓于域是物皆有所託矣況予之所美而恃賴以終身者獨不在此則誰與息乎惟獨息于此而已何能以爲情哉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枕衾 乃于予美共枕同衾者獨至旦也 箋 角枕爲則粲然而粲爛皆華美鮮明之貌 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與也○獨旦 箋 今夫閨門之中有華美兮有錦衾焉則爛然而鮮明矣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此則粲自粲而爛自爛耳誰與而獨處至旦乎願此枕衾不亦增吾之慨也哉 ○夏之日 夏日 冬之夜 冬日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墳墓也 註 是爲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 箋 夫我之獨居如此固靡日靡夜而不思矣而切至之情尤要死而相從耳 箋 莫甚于冬夏焉蓋四時之日夏日爲永四時之夜冬夜爲永際冬夏而獨居則憂思之切殆於此日此夜而俱永矣奈之何君子之歸無期要必矢死靡他至于百歲之後同歸于其居焉是雖契濶之久寧忍有異心耶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 箋 彼冬之夜爲最長我其如室壙也 箋 此冬夜何夏日爲最永我其如此夏日何嗟嗟君子言歸無期恐不可得而見矣要必百歲之後同歸于其室焉則生雖不得以相親死猶得以相從吾心庶乎其少慰矣不知君子亦諒吾心否乎夫婦人于夫思之切思之專而不二其極亦唐風之厚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宋苕宋苕全首

此詩總是刺其聽讒上四句言讒言之不可信下言讒言之所當察正說他不能止讒也

宋苕宋苕 苕生于隰首陽之巔 首陽之巔 首陽山名首山之巔也巔是山頂也 人之爲言 人是讒人言是讒言 苟亦無信 無信以讒言不足信說 舍旃舍旃 舍置也旃之也 苟亦無然 無然就聽讒者身上說欲其不然之也 人之

天保三言俾爾是天所賦畀卷阿三言俾爾是人所往望皆忠臣望君之辭　姚舜牧

媚于天子愛君也媚于庶人愛民也亦愛君也　謝枋得

洛誥註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國語云周之興也鸞鳴于岐山中候摘維戒云成王時周公攝政七年青龍銜甲元龜背書惡阿詩言鳳凰此皆盛世之符瑞也　孔穎達

三章同旨○此意以貪陽之巔無苓比讒人之言無理皆以無爲有者也不必補出正意下遂接去爲字要看言出于造作便不可信無信只就讒言原不足信說無然方就聽讒者不當信上苟亦二字婉辭言讒言浸潤已深未能斷然遽絕或亦審諸情理而尚有不足憑者乎然字或言然而情不然或情然而理未必然俱從舍旃中看出胡得重不使其得行上

爲言胡得焉比也○胡得是我使彼不得行其言不重讒人自止**鬬**此刺聽讒之詩言于欲采苓於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爲是言以告于者未可遽以爲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爲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言**所惑者起于輕聽生奸耳彼苓生于隰首陽之巔非其所生之地也彼讒口之人紊亂是非以眩主聽乃謂首陽之巔有苓而于聽之遂欲采苓于首陽之巔乎則其事無稽甚矣然讒人之爲是言以告子者正以惑子也未可遽以爲信者姑置之而無遽以爲然徐察而審聽之則羣奸可燭而是非莫掩彼人造言者胡得以售其奸哉何于之不能察

○**采苦采苦**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與許也**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比彼苦生于地也于信虛誕之人遂欲采苦于首陽之下乎然人之爲是言以告于者誣子也未可遽以許之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爲然焉徐察而審聽之則是非無所回護造彼言者無得以售其奸矣胡于之不然也○**采葑采葑**葑草名生于圃**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從聽也**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比也**鬬**彼葑生于圃也于信虛妄之人遂欲采葑于首陽之東乎然人之爲是言以告于者罔于也未可遽以信之姑舍置之而無以爲然且徐察以審之焉則眞僞莫掩其實彼造言者無得以肆其妄矣胡于之不然也吁詩人譏刺亦深且切矣

采葑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非子事周孝王養馬于汧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爲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爲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于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之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有車鄰鄰鄰鄰衆車之聲也**有馬白顛**白顛額有白毛今之謂的顙**未見君子**未見與他處不同君子指秦君**寺人**

車鄰全旨

此詩作于秦襄公始爲諸侯時也一章誇其

是也絕此二者有所未有二字二章三章勸其當樂章章皆斯爲得人此又有刱見誇美意首章首○車馬寺人諸侯常禮秦先爲大夫于青蠅巷伯之自今日而始備也車多而聲盛馬多而色奇外壇一法戒也許謙民勞詩曰綏曰惠寬而不撥也二三章同首章首以地之有所產與人之有所自無縱曰以謹曰或遏嚴而不怒也彭執中樂與止四句既見因寺人之傳命而後得以見也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儀也今者二句悲歌感慨之氣也鼓瑟鼓簧亦見非擊缶彈書曰柔遠能邇而必曰難任人詩言柔遠能邇而必曰謹無良皆有戒懼之意彭執中

列侯惟衛武子風雅皆有詩風有淇奧無可疑也賓筵抑詩所以得又二雅者豈公在爲王卿士時作故其體制音節有合乎大小雅歟然二詩但列變雅則與先王雅樂亦無相亂也近抑聖學也而厥儀言語遠而謨合政刑細而寢興酒掃大而車馬戎兵顯翼合圖以待射重在虞人備獸官無缺略也而賓友臣庶微

駟驖全旨

此詩亦前篇刱見誇美之意蓋主田獵而言也三章平看有次序一章往狩時事二章行狩時事三章舉狩時事皆皆無而今有也故誇美之首章首○駟驖句齊色齊力也六轡句能馳能控也公之媚子句先點出公行狩先駕而前然後媚子從公隨駕意二章首○虞人獻獸惟諸侯有此禮奉者張翼合圖以待射重在虞人備獸官無缺略也曰左即獲見射御相須意御者得馳驅之法

之合賦也○寺人內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君云云意謂事有出于創見者誠可誇也吾君受岐豐之地則凡禮僕之備何者不見其可美耶彼車所以載行也吾君向爲大夫非無車也而未必盛也今則有車鄰鄰以備上公之制矣馬所以駕車也吾君向爲大夫非無馬也而未必盛也今則有馬白顛而宜天閑之逕矣以至寺人所以傳令者也吾君向者雖可使今而寺人之合則未有也今則未見君子而先有寺人之合假以傳命而後又矣凡此皆昔所未有而今有者也豈非吾人之所深幸哉○阪有漆下濕地之陂者曰阪隰有栗日隰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夫今不樂夫以國家初興而禮儀盛備如此正君民胥慶之時也可樂則逝者其耋矣不及時以爲樂乎彼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我也假寺人之合而既見君子則與之並坐鼓瑟必罄相樂之情焉及今不樂則逝者其耋幸幾何時而爲樂哉○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鼓動之以出其聲也今者不樂逝者其亡興也阪則有桑矣隰則有楊矣我也既見君子則與之並坐鼓簧以怡胥靡之情焉使或及今不樂則逝者其亡豈幾何時而爲樂哉夫誇美其君悲歌慷慨如此歧豐忠厚之變風者

車鄰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四驖孔阜駟驖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在手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媚子所親賦也○此亦媚子也未爲諸侯之時雖嘗田獵矣但車馬則未備媚子則未有虞人則未置射御則未善綜理則未周也而今豈其然方其將狩也馬以駕車則駟馬如鐵而且極其肥大焉轡以御馬也而今豈轡納之于觖六轡摇之于手焉斯時也駕言行狩公既率于前矣而公之所親愛者有媚子也則左右率從以從公于狩焉凡此車馬之善僕從之多皆昔無而今有○奉時辰牡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時是也辰時也牡獸之多者也牡者也辰牡者冬獸狼夏獸麋春秋獸鹿豕之類其左乃爲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爲是故也舍拔則獲獲射必中大也公之媚子愛之人也從公于狩前篇之意媚子則未有虞人則未置射御則未善綜理則未周也而今豈其然方其將狩也馬以駕車則駟馬如鐵而且極其肥大焉轡以御馬也而今豈轡納之于觖六轡摇之于手焉斯時也駕言行狩公既率于前矣而公之所親愛者有媚子也則左右率從以從公于狩焉凡此車馬之善僕從之多皆昔無而今有○奉時辰牡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時是也辰時也牡獸之多者也牡者也辰牡者冬獸狼夏獸麋春秋獸鹿豕之類其左乃爲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爲是故也舍拔則獲射必中大也公曰左之左是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碩碩肥大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